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吴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諾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

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

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說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

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歷五年三月某日塟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吴縣二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静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

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於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登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歷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

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殆我而以成人㝡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動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

（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勤孝勞劬有女昔褓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縈及親踈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 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太字)君
(一有曰字)胡氏胡氏世為某(一作世某郡某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
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叅軍歷
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
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内
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
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為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秘書丞
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

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禄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葬於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於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内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從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誡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誡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男三女及其老也

昂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於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子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歷七年七月十日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當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

見其為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於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没（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塋其子之友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

家成於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諡略楊公之

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隠山祖塋之西夫人曽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

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邉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從知灃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廵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

婆嶺慶歷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於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葢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歳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沇太子

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從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

母曰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温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於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子俱官於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

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子日至其家進拜賔客見其鬚髩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𨒪席之間者皆頴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二三年賔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

某官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賔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吴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吴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勤儉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禄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

以書來乞銘五字 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胄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胄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已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為壽

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葢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

其歸於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匶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

而夫人享此者葢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聦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竒以為娱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為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為恨葢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

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爽福州司户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曽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於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文忠集卷三十六

文忠集卷三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内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

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説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祼玉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

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䘏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於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一作其二一有亦字亡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

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鄂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曽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内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鄂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

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

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

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

右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

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宫

為道士惟俟學知為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

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

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曽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飲食

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為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邉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奬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

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

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戢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其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禁遷左

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勲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户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勲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户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勲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户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有九贈

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静寡言寛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吴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静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於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

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勲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勲輕車都尉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将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吴懿王德昭之曽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将軍贈右武衛大将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敎之以學性

沈敏自為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為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大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殖銘以藏之以昭其鎾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昊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謌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竒字遇人畢恭事親孝悌𥳑官至左題目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

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躬壽胡不隆閟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曽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

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於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

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邉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諱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毁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盖自厲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

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顔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
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
孫男十一人世逺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
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褘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曾
孫九人令駔令晃一作晁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續
令課令浮令妝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
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

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横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内殿崇班閤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

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

闕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曽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廷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諤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内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

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豊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𢓜世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懐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偓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将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将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徽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将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扵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

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
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
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
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

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畫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貜令烜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

昭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未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脩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勲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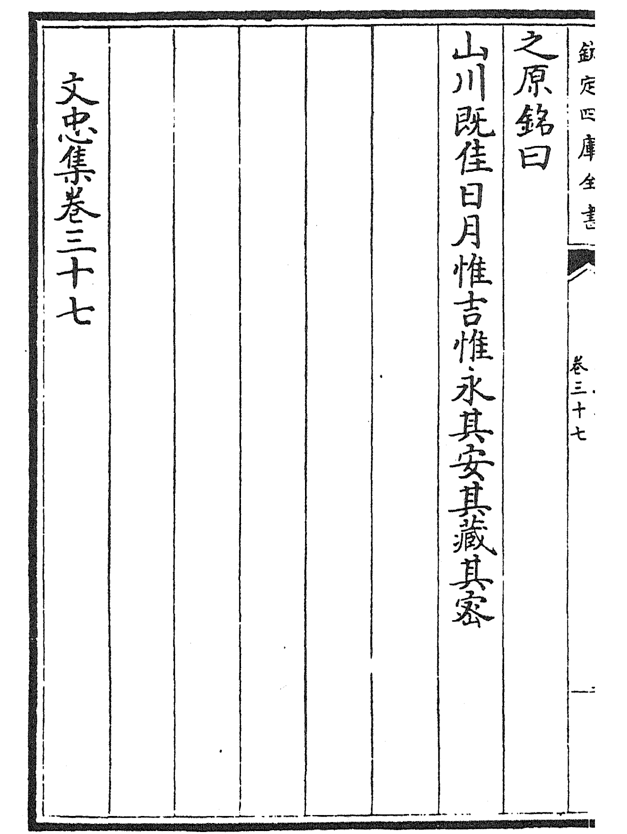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騫之配也曾祖隠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豰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騫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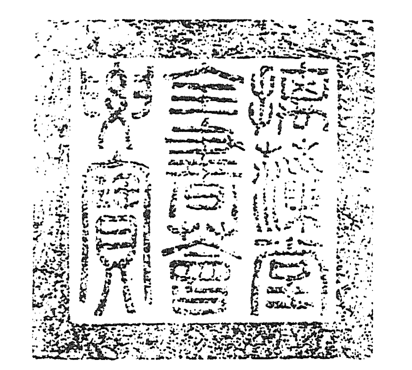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歷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内率府率令儇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塟于河南永安



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文忠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文忠集卷三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㓜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

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説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髙第數人並見又叅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兖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寛獄訟為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其

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

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
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
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
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
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内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
二副使轉勲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

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頃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

祖弛其鹽禁使民得貿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户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内詮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户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

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内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于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户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扂其部人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

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落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

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

柱國久之出知頴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在頴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禀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頴頴之吏民見寀一有號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歴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龎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實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涖官行已出處始終之

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遜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歳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

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一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州|雜蠻蜑喜以攻刼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咸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

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壊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還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為

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兆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還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

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
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
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
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
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
故友全（一作金 一作淊）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
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
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

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将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隂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扵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

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文忠集卷三十八

文忠集卷三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

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稟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

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賔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

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鱅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

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辟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

其有罪來是邦朱公於其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豈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

歳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歳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

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

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鳯水道岷江

不絶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

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

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

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

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

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豈弟君子者矣自 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

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閲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

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作一

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

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求之文以志凡十餘請而

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

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

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

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併力以為

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

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𡨋深不可質究則其為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歴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

修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

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葢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子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

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退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一有白鼈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

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於壁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

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葢其義

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

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邉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

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

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子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

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

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

禜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

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於此下

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

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

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賔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一無此字濫官於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子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子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

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一作城西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於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

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鄉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

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涸 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

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文忠集卷三十九

文忠集卷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

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黄）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為）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

然邪想其陂池臺榭竒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又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竒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

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某堂於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湖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

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置之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畞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

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於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

悌一有者字著於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睹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一作則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子言之可信也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

陽修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嵗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畆而流水横其前清

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超字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一作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

焉凡圖之所載葢其一二之畧也若迺升於髙以望江山之逺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覧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

其一作

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二（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

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

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

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子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

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修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葢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

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
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
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
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
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
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
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

然二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船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

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閲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葢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寳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葢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

遺一介之賤善一作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
下無事嵗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
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娱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
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
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
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
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
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

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

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曰光禄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文忠集卷四十